

郑九蝉

著

郑九蝉文集 第二卷

# 浑河

花城出版社

郑九蝉文集 第二卷

# 浑河

郑九蝉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九蝉文集 . 第 2 卷, 浑河/郑九蝉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60-3302-8

I. 郑 ... II. 郑 ...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0950 号

郑九蝉文集

(第 2 卷)

浑 河

郑九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300,000 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360-3302-8/1·2745

(共 12 卷) 定价:368 元 (本卷定价:28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像

1949年生，祖籍浙江台州黄岩区上郑乡。

1969年，下乡插队黑龙江省绥滨县。

1977年，就读佳木斯师范学校。

1984年，调回浙江黄岩县委宣传部工作。

1985年，就读鲁迅文学院。

1987年，回黄岩市委宣传部工作。

1994年，调回浙江路桥工作至今。

著有作品多部，共约400多万字，其中《能媳妇》等六部中短篇小说，获国家级、省部级大奖；《黑雪》与《浑河》两部长篇小说分别获全国金钥匙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大奖。

# 序

肖建国

郑九蝉和我是鲁院时候的同学。我读七期，他八期。鲁院的前身是中国文学讲习所，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开办了，断断续续，历三十余年，却只办了六期。到了我们那期毕业时，才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我们第七期的学习时间是1982年至1984年，郑九蝉所在的第八期是1984年至1986年。在第八期学员将要毕业的这年夏天，忽然传来消息，经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拟开设作家班，首届作家班的学员，主要以我们这两届鲁院毕业生中招收。这自然是中国作协和驻北京同学多方努力的结果，这消息使我们十分兴奋。那年我正在一个县里挂职担任副县长，接到通知，我立即选择了读书，辞去职务，和湖南的同学结伴到了北京。我是在到达的当天晚上，第一次见到郑九蝉的。他到我们房间来串门，听说了我的情况后，忽然冒出一句：“都当到副县长了，还来读什么书。”我觉得这话有点不顺耳，但毕竟是初识，却也没有在意。

我们在鲁院安顿下来，找来一大堆复习资料，准备考试。我们都很紧张，也很放松。上午复习功课，下午互相串门聊天，然后便联系周围的单位比赛篮球，比赛乒乓球，天天晚上还操办舞会。郑九蝉当时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全然没有心思复习功课，每天关在房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改稿改得十分艰苦，每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脸呈菜色。他偶尔也

出来串串门。他对我们湖南籍的同学有着天生的好感，常常来找我们聊天。他总是一副乐爽爽的样子，直言快语，高声大噪，哈哈连天，很难设想他是曾经经历过太多艰难坎坷的老知识青年。郑九蝉对体育对跳舞都无缘，但他是我们球队最忠实的观众。每次打比赛，他都会到场，抱着我们换下来的衣服，站在篮球架下瞪着眼睛看。看到兴奋时，常常会不顾一切地大呼小叫，旁若无人，至情至性，无遮无拦。听着那不断发出的欢叫声，你会感觉到，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是完全可以无遮无掩、坦露心扉的。

考完试，我们接到录取通知书再次在鲁院相聚时，个个都无比地兴奋，都更加才华熠熠，谈吐高阔，挥斥方遒。有一小段时间，每天做的就是：聊天、喝酒、打球。郑九蝉似乎仍然在修改他的长篇，仍然改得很苦。他住的房间的门，永远是关着的。他每天最后一个出现在饭堂时，脸都是青的，眼睛里网满血丝。

忽然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们都准备睡觉了，郑九蝉推门进来，乐呵呵地伸直了手跟我们一一握过，说：“老肖，再见了！”我奇怪地问：“怎么，不读了？”他说：“不读了，回去了！”“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想读了！”我看他一脸正经，不像是开玩笑，也不像是赌气。我知道他的性格，认定了的事情，就会坚决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我没有劝说，默默跳下床，送他回到房间。

第二天早上起床跑步时，就听说郑九蝉已经走了，搭早班车回去了。我还听说，他走之前，在下面饭堂的拐角处还做了个小小的仪式。我突然就心里格登一跳，觉得九蝉这个人还很神秘的，后悔没有跟他多聊聊。

一别十三年。

去年底，郑九蝉忽然到广州来了。他带了一支文化人组成的小队伍，到广东来学习办报纸的经验，顺便也看看广州的朋友。他仍然是精神焕发，直言快语，高声大嗓，一见面就又笑又叫又拥抱，用他强烈的热情感染别人。但岁月的磨蚀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腰背微驼，眼袋呈青紫色，下巴上都有皱纹了。

这次广州之行，九蝉还跟出版社谈妥了一件事情：出版他的文集，十二卷，近四百万字。

这个数字让我吓一跳。

我有点怀疑：他写了有这么多东西么？

郑九蝉的书稿很快就寄到了，在责任编辑的办公桌上堆成了一大堆。他的作品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很扎实很“堆伙”地矗放在那里，证实着他的力量和存在。

九蝉的作品主要是两部分：小说和散文随笔。九蝉是在苦难中打过几次滚、死过几次的人，他的体魄，他的心脏，他的思维神经，都已经被苦难的汗水浸泡得格外坚强、硬实。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也仍然沉浸在过去苦难岁月的情绪中，所以下笔特别钝重。他就像一个负重在大海中游泳的人，一摆臂，一蹬腿，甚至一声喘息，都特别用力，特别沉重。他的小说作品中，积郁着一种浓重得化解不开的苦难感。他的作品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就是这种苦难感。我总认为，一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苦难感是应该具有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九蝉的小说沉郁厚实，苍凉悲壮，他的散文随笔则是尖锐的，锋芒毕露的。

这跟他的身份有关。

九蝉现在的身份是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商报总编。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必然接触面广，视野开阔。且九蝉生性豪爽

大度，喜欢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出，他的朋友是真多：市委书记、市长、部长、局长、科长、办事员，企业家、金融家、投资者、家电产品推销员，作家、艺术家、记者、街头流浪艺人，工人，农民，家庭妇女，修鞋的，拾破烂的，以及看相算命推八卦的……几乎遍布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书斋型的。这种作家以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为主，偶尔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另一种作家是社会活动型的，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社会活动，通过丰富的阅历积累经验（读社会的这本大书），不断激发写作的灵感。九蝉当属后一种类型的作家。九蝉在宣传部副部长、报社总编的这个位置上，真是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既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得到大量的写作素材，又可以有自由的写作时间，随时表达自己的见解。应该说，九蝉是很了解自己，也很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想起九蝉跟我见面伊始说的那句话：“都当到副县长了，还来读什么书。”这确是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的肺腑之言。）

九蝉的散文随笔内容，主要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范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也是历代文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九蝉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同时也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民政府基层干部。他在基层工作、生活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新旧体制交替，中西文化碰撞，大变革，大动荡，社会在大踏步地前进，但伴随而来的，也出现了诸如社会腐败、道德沦丧、人性趋恶等等弊端。九蝉从心里面欢呼社会的进步，也从心里面痛恶亲见亲闻的种种弊端。作为一个人的良知、一个作家的良知、一个政府基层干部的良知，九蝉绝不会沉默。他当然要把自己的感受都写出来。九蝉是写小说的。按照通常的艺术规律，小说需要沉淀，需要精巧周到的构思，用的是曲笔，讲究的是含蓄。九



蝉暂时摒弃了小说这个武器，改写随笔。看得出，九蝉在写作这类随笔文章时，感情是激扬慷慨的，处处流露出他的至情至性。以我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官场是最消磨人的个性的，尤其长期担任副职的人，很少有不得变得圆滑世故。九蝉的为人、为文，却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真性情。

这很难得！

九蝉是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中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由知青，而工人，而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组成员，而文联主席，而宣传部副部长，而报社总编，路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了。他经历过的一些艰难困苦，是一般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他把这些艰难困苦深藏在心里，脸上永远是乐呵呵的，精神抖擞，工作，读书，写作，一路前行。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生命的力量，既伟大又可怕。——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荒农村插队的时候就理解了的。有这么一天，我和乡亲们一起种地，种完了地之后，我看到了道边放有一块生了锈的旧铁板。我出于一种孩提式的好奇，把这一块沉重的铁板揭起来，把剩余下来的豆种全部倾倒在铁板底下。六七天之后，我又经过这里，我看到了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奇迹：那一块生了锈的铁板，竟凭空被抬了起来——离开地面足有一寸多高。这是什么东西在那里作祟呢？我揭起了那块覆着的铁板一看，瞠目愕然了：我倾倒在铁板下的豆种全都发了芽了，小小的黄豆芽竟齐崭崭地把这块铁板顶了起来。从那一天起，我突然间明白了：杰克·伦敦的《渴望生命》，为什么会受列宁欢迎的道理了。因为他歌颂了人生的极致。我也突然间明白了，孙子兵法中为什么要强调‘致死地而后生’，真正的艺术家、思想家，为什么要害怕困难和厄运呢？”

现在，郑九蝉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把自己的文集奉献在了读者面前，用十二本砖头一样厚的作品，将生命的“铁板”顶了起来，这比他歌颂过的黄豆芽更伟大，更硬扎！

我为他高兴！

当当！当当……急骤的钟声接连声嘶力竭不可思议地撞响了。这令人恐惧的声音使整个浩瀚的大平原瑟瑟地颤抖，极像一个人在那里发疟子。

噙噙！噙噙……沉闷的锣声既恶毒又横蛮地敲响了。那愤懑的声响使整座默立的大山心惊胆战，极像一个偷了宝石的歹贼在众目睽睽的审视中颤栗。

这撞钟的不是别人，而是郑家的第44世老祖宗郑希鉴。

这敲锣的也不是别人，而是陈家的第51世老祖宗陈荣贵。

这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极其神秘而且不可解释的下午，在南北两地同时同刻地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残酷异常的械斗。械斗，人间顶顶可怕的现象则莫过于械斗，它不是给人类以兴旺以发达以朝气蓬勃以喜笑颜开，而是把人类共同地变本加厉地推向绝灭。我们所说的械斗，一次是在北方——河南开封府附近不远的盘龙山山麓；一次是在南方——浙江省台州府附近浑河上游的宁溪山区。在北方，械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郑家的两个女子无缘无故地被七个外国士兵所强奸；在南方，械斗的主要原因就因为陈王两家争夺浮山庄脚下那一条小得不能再小、明明灭灭、断断续续的小溪流。

六月里的一天正午。

北方阳光明媚，柔风习习，繁花似锦。

南方风风火火、泼泼辣辣，日头出奇的鼎盛而且炽烈。

北方，淡淡的阳光如多情的少女，伸出了细腻而且脉脉含情的手，轻轻地抚摩着大地，大地在激奋地颤抖，微微地喘息。薰风温存地拂拭着人的脸，使每一个北方佬的浑身毛孔像海蒜一样慢慢地翻上来，缓缓地舒展开。

南方，宁溪山区，在一瞬之间，天与地的空间距离迅速缩短，炽烈的阳光如一簇簇金箭齐崭崭地插在面团样发酥的土地上。宁溪山区惟一的重镇宁溪镇，过去被人们称为“宁川”，因为有浑河（也叫黄岩溪）呈川字形从这一条古老的、由元朝建筑起来的鹅卵石小街街边哗啦哗啦地流过。四周包兜都是牙齿一样齐齐崭崭、紧紧密密排列着的高山，这里简直成了一个连气都不透的大蒸笼。狗在那里一伸一缩舒舔着红辣辣的舌头，歪着腿一拐一拐地走过。漫山遍野的树叶，仿佛蒸笼蒸了熟的墨鱼条儿打了蔫。

郑家的两个年轻而且秀艳的姑娘，出现在开封府附近那一马平川、广袤无垠、绿茵茵的大平原上。此时此刻，这一片温润的土地仿佛刚刚从水里捞出来，重新铺开的湿漉漉的地毯，地毯上争先恐后绽放着各种各样的鲜花，有白的，白得像冬日里初下的雪；有黄的，黄得像刚出槽的铸金；有红艳的，红艳得像一盆燃烧着的烈火。各种各样爬的飞的跑的跳的动物都在这葳蕤的草窠里活泼泼地蹿动，蝴蝶花瓣儿似的在那里惬意地翩翩起舞；肥胖且笨拙、毛茸茸的黄蜂在嫩嫩的晶莹剔透的花蕊间嗡嗡地钻来钻去；披着披肩的黄鹌雀水银样的在低矮的灌木丛里滑来滑去，发出嘹亮的啼叫。郑家44代惟一的一对双胞胎姐妹，今年六月开初恰恰登上了18岁的门槛。瞧她俩的音容笑貌，简直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平日里，她俩都要你瞧瞧我，我瞅瞅你，差不离相互成了对方梳妆打扮的镜

子。姐妹俩一个叫郑英桂，一个叫郑荷芳。由于她俩经过了一个严冬的封锁，刚刚脱去了裹在身上的十分臃肿的棉袄，都显得特别俏。瓜子脸粉得像熟透了的桃花瓣儿，丰满的小乳房有如浓雾中的山峰似隐似现地轻轻颤摇，水灵灵的两只大眼睛像腾飞起来的两只燕子，两只熠熠闪亮的黑瞳孔若悬在架上刚刚熟透的紫葡萄。她俩娉娉婷婷地从附近小镇里的庙会上赶集儿回来，先想到那香气四溢美不胜收的大草甸里去玩玩。那位只比姐姐晚两个小时面世的妹妹说：姐姐，咱俩到大草甸里摘一点花儿玩玩吧？摘花花？嗯。好嘛。姐姐十分爽口地回答。她们都到春情萌发的人生阶段了，是该向男人们展示自己姿容的时候了，怎不惦着把自己打扮得更加花枝招展一些呢？况且那满大草甸的花花儿不仅叫人心醉而且使人迷惑。于是她俩手指头轻勾着手指头结绾连襟翩翩而行。俯下身去，脸照着花，花映着脸，巧巧地去掐一朵朵水汪汪娇滴滴的小野花。大草甸里的花实实在在太稠了，真个花多眼乱，看中了这一朵，刚款款移上一两步，却又看中了另一朵。一朵比一朵娇艳，一朵比一朵更有性感，弄得两个小姑娘分不清哪一朵花能配得上她俩的小脸蛋，干脆就胡乱地掐起来看，反正时间也并不算十二分晚。平湿的、略带有晶晶莹莹露珠儿的大草甸，叫她俩一双巧巧的脚犁出了两条清晰而蜿蜒的印痕。不知不觉，鬼使神差，她俩潜到了一处蓬蓬勃勃的小林子。这小林子并不大，简直像煎饼盘里摊着的一张松毛大煎饼。一排排青茵茵的白杨林密密匝匝、篱笆般紧密地编织着。远远一看，倒像是耸立在那里的一架大理石屏风。她俩并不曾见到这树林子里边有什么狰狞可恶的铁丝网，也不曾见有立在那里不让人进去的木排子。她俩不在意。为什么要在意呢？这树林子不是别人家的，而是他们郑家的。小姐妹们常常溜达到这里来玩耍。谁又能想得到这里

会隐藏着专门祸害姑娘们的贪得无厌的大色狼呢。尤其是她俩看到树林子里长有一簇簇肥头憨脑、鲜亮诱人的大蘑菇，那两颗小小的心早就融得淅沥着油了。这大蘑菇的模样儿实实在在的太带劲了，一朵朵不仅肉敦敦的，而且似乎一见她俩便在嗷声嗷气地喊叫，那神气简直是刚刚落地的胖娃娃。如此巧夺天工，如此惹人眼目！姐姐，咱俩采摘一点儿蘑菇回家熬汤好么，那汤可好喝了呢。好的，好的。憨厚的姐姐连声同意。于是，她俩就哈着腰，埋着头往林子里钻。摘了这一朵再摘那一朵。胳膊藕儿似的舒过来又展开去，不断地重复。正当这两个郑家的小姐妹聚精会神采撷得有滋有味的时候，有七双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就在绿蓁蓁的树叶中间水蛇儿般探将出来。这七个人的最高主宰者就是八国联军中的英国士兵。那时节，他们盘腿坐在白色帐篷边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聚餐。其中有一个士兵冷不丁瞧见郑家两个姑娘的容貌，惊讶得连香喷喷的汁汤都不能往自己嘴里送了。他用胳膊肘子搪搪别人：喂，你瞧瞧吧，这两个小姐长得怎么样？嘘，你轻一点，让我他妈的瞧瞧。被撞的那个人轻轻撩拨开杂乱无章、密不透风的团团树叶，两颗眼珠水晶球儿似的滚来滚去。天哪，咱哥们真是走运了，还能碰到这般秀艳的小妞。咱们玩她俩一下怎么样？玩？是呀。好呀，我他奶奶的早就憋不住了。星期天，你不上青楼？啧啧，中国的婊子你才不知道呢，真他妈脏。你们起什么鬼念头，噉噉喳喳的？你没看到，那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妞？一颗脑袋滑溜溜地伸了一下，又鳝鱼儿似的赶紧抽缩了回去。别……别……别胡来，中国的习俗跟他妈的咱们不同，他们特别的讲究那玩艺哩。得啦，约翰，别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啦。中国人我早就领教过啦，一个个都是欺软怕硬、胆小如鼠、见风使舵的损种。别这么得意忘形，遇到了硬手，也他妈

的够人喝一壶的！不，不能。他们的人只会逆来顺受，早晚非得毁灭不可。那来吧，别瞎议论啦。那个长着一头金发、结实得像公牛般的小头目站起来。他个头特别魁梧，金色的胡子高高地撇着活像火鸡尾巴上的毛一根根卷着。他拍拍裤腿上沾染着的草节子，草节子沙沙地往下掉。他一站起，其余的人也胡乱纷纷站起。有的库刹库刹擤鼻涕，将黄黄的鼻涕疙瘩甩在绿绿的锯齿形的草叶上；有的吧吃吧吃地啐唾沫。他们的脚杆上清一色蹬着乌黑锃亮的高筒大马靴，一踩道就发出绝望且又苦痛的嘎吱嘎吱的响声。他们悄悄地散开去，从四面张网似的向两个天真烂漫的小姐妹合围。郑家小姐妹压根儿也没察觉，她们正沉溺在极度新奇与忘形的快感中。姐姐你看，我这朵蘑菇真肥真大。妹妹用纤纤小手捏起一朵湿润润的大蘑菇细细地端详着，忘情地搁在鼻底下嗅了嗅，一种山野间植物纯正的清香从中透出，叫人心脾都渐渐地融化开了。姐姐首先笑了，笑得十分痴迷，因为她发现了另一棵树下长有一朵比妹妹手中更肥更大伞盖似的大蘑菇，极似一个刚刚会蹒跚走路的小娃儿磕磕绊绊地向她走来。小姐姐的心里不由得像风吹细铜丝一样幽幽地颤动，一瞬间从她心灵的隙缝里悠然地泄出一缕做母亲的情愫来。我这个蘑菇才叫大蘑菇。她伸出自己那两根白嫩嫩的手指头去采，指尖刚刚触及了那橡皮一般滑腻皱皱的蘑菇皮，似乎有什么黑锃锃的大物在她眼前摇着、晃着。两个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吃了一惊。一双大皮鞋，两双大皮鞋。再顺着看去，竟发现天柱似的粗腿登着的七双大皮鞋。沿着这贼亮的大皮鞋往上仰观，那是一条镶有猩红色大宽边的肥军裤，再攀登上去，先见到的是那七双交叉在胸脯上青筋裸露的毛茸茸的怪手，再往上提一拃，便是七张有扁有平有歪有圆的脸。他们正咧着嘴，贪婪地冲着她俩挤眉弄眼地笑，涎水银链条样的从宽

荡荡的口里挂下来。姐姐噉地尖叫了一声，妹妹也噉的尖叫了一声。姐姐，快蹶！妹妹！快蹶！她俩慌慌张张地穿上兔子鞋就跑。可是晚了，晚了，临上轿才穿耳朵眼不赶趟了。她俩活像两只不知深浅傻呼呼的黄鹌雀，一头撞在网上，又被极其轻巧地弹回来了。七个士兵狞笑着厉鬼般扑过来。哈哈！咯咯！太美太带劲了，宝贝，小妞，想不到今天还能逮着你。他们野兽样的乱嚷乱叫着。对待这两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就像对待羊圈里的羊羔一样，张开胳膊拦腰把她们抱住，提起来，扔出去。轻而易举地掀翻在地上。不论她俩怎样挣扎狂叫都不顶用。那茫茫的原野实在太旷了，那蓬蓬的林子实在是太稠了。任凭这两个姑娘如何放开嗓喉，那声音只不过如同远山两只蚊子的嗡嗡叫。士兵们有条不紊地对付她俩，衣服撸起来，紧紧蒙住她俩的脑袋；裤子褪下来变成绳子缠死她俩的脚。两个郑家的姑娘死命地挣扎死命地号叫，十只手指抓进地里，深深地抠出了一道沟。指甲都磨损掉了，眼泪似珍珠乱纷纷地滚在碧翠的草尖上，双手也渐渐无力地摊开了。这七个野兽们根本没有注意两个女孩子有什么变化，倒是最后一个小士兵正准备上去时，突然大吃一惊：不好，不好！他慌慌张张地穿上裤子。咋的啦？她……她……死了！能吗？他们手忙脚乱地赶紧打开紧裹的衣服，终于张飞穿针——一个个都大眼瞪小眼，死了，死了，这两个活脱脱的小姐妹确实是一块往西天去了。妩媚的眼睛死鱼一样翻白了，白色的蚰蜒顺着她俩不同程度渐次抽歪的嘴角探头探脑往外爬，鼻孔里还钻出两条百足红蜈蚣，先前鸽蛋样的小脸蛋现在正变成了山林里风干了的大浆果。他们慌了手脚，两股战战：她俩是哪里人？郑家人。那小头目赶紧打开烟盒，掏出一支带有印第安人酋长头像的雪茄叼在嘴里，一朵朵白色的烟气扑扑地从他的嘴里长出来，渐渐地变成一朵大



蘑菇。郑家人？倒霉。怎么办？扔了吧。可以，远一点。于是，他们一齐动起手来，一人抓一个角，吭哧吭哧抬出有半里地，手一松，两个身躯悠然荡出去，发出了一阵钝响，仿佛扔的不是人，而是两只装满了泥的大草包。剥下来的衣裤，蒜辫子似的搭在姐妹俩身上。干完这些勾当，他们迅速往窃窃耳语的白桦林子里走去，那里正飘逸出俄国军队悦耳撩人的手风琴声，无数粗犷的嗓门正和着音响哼起古老的《三套马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河面上跑着三套车……这七个人影电光石火般闪进树林子里。这时，一个半大的孩子猴着腰，拎着一根小小的牧羊鞭子从树林子里窜出来。他一蹿到这两个郑家的小姐妹跟前，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先仔细瞧了瞧这两个小姐妹的脸色，然后大着胆子伸出手来探了一探她俩的鼻子。他感到有些可怕，于是那略微翘起的嘴唇情不自禁地抽搐了一下，手蘸着烙铁似的缩了回来，一瞬之间机警得简直是一只牧羊犬，抬起头来惶惶地张望了一下四周。四周都是坟地、沙漠、死海、咸湖般的空旷与宁静，风簌簌地拂着蓬蓬的桦树林子。鳞次的叶子正在凝聚的阳光下金属般点点辉耀，大群的蝴蝶仍旧神经麻木地在那里悠闲地翩翩起舞。那肥胖笨拙的、感觉迟钝的黄蜂依然蛰伏在色泽艳丽的花蕊间嗡嗡地叫。他不放羊了，任凭这些羊顺着那蜿蜒的白银银的河边吃草，便朝那蒙在重重烟霭里的古城堡怔傻傻地瞭望了一下，立刻撒开两腿一道烟也似的往那里跑去。

正是忙抢忙种日子里那一个下午。天气闷得有如密封的铁罐子不见一丝儿风，山区里所有的竹林与树林仿佛失去了生命似的不再动摇。无论是谁只要在这种时刻往露天地里一站，就会觉得空气在压缩，滹濛的水汽不住地蒸发。由于太阳不动声色的煎烤，整块地仿佛一块薄薄的煎饼微微地卷曲上翘。只